

窗外的风景

金志庚

每日清晨,当第一缕晨曦透过窗棂照到房内时,便听到窗外巷子里响起“突突突”的垃圾车声。拉开窗帘,便看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大爷正在将巷子里的垃圾桶内的垃圾一锹一锹装进车内。这几乎是我每天早晨都能看到的“风景”。

老大爷打扫完垃圾桶后,又拿起扫帚将掉在地上的垃圾清扫干净。此时,又有一位老妇人从家里拎来一桶水,将垃圾箱清洗了一遍。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他们几乎天天如此。就连大年初一,许多人因为除夕看春晚而尚未起床时,他们也早早来到垃圾桶旁开始清理除夕时各家倾倒的垃圾了。这道“风景”持续了好多年,终于有一天,老人不再用铁锹一锹一锹清理垃圾了,而是在垃圾车上

安装了电动升降机,可以自动将垃圾桶升起,然后将垃圾倒入车中。这也许是环卫处的“新作”,减轻了老人的工作量。但是,那位老妇人仍然拎着水桶清洗垃圾桶。

这就是早晨窗外的第一道风景。紧接着就是拉着满车的货物一路叫卖的小商小贩们。记得初进城时,叫卖声都是“原声”,什么“卖大米”“卖水果”之类的,声声悦耳。特别是有一位男子拉着一辆板车,车上装满了酱醋等调味品。他扯着嗓子喊道:“打酱油啊,醋啊,大盐、小盐、雪菜、萝卜干……”最后还添上一句:“厂家直销。”随着时光流逝,商贩们叫卖时不再用原声,而是播放录音了,但还是用叫卖者的声音。这个专门卖酱油的男

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拉着板车走街串巷叫卖,岁月在他的脸上增添了不少皱纹,让他日渐苍老。后来,他的儿子和女儿接了班,仍然拉着板车走街串巷。每天如果听不到那熟悉的叫卖声,我竟然会感觉不习惯。

在巷子里听到最多的叫卖声莫过于收旧货的。依旧是播放录音,内容大同小异:“收废品啊,高价回收电冰箱、洗衣机、旧电脑、旧电视、收音机、抽油烟机、旧书、旧报纸啊……”男的女的都有,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旧货,而旧货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由单纯的旧书、旧报纸变成了各种旧电器。我曾与收旧货的商贩探讨:“你们总说高价收购,高价到底什么价位?”他们都笑了,所谓“高价”,也

就是几十块钱到几块钱不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家各户的确有许多需要淘汰的旧物。收购者既有一笔收入,居民也不再因为家中旧物太多而烦恼。而收购者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增加旧货的品种。

除了这些,还有推着车子叫卖各种早点的声音,什么“豆腐脑”“麻辣烫”“小脚卷子”等等。这倒是方便了居民,一出门便能吃到老淮安的早点。

这些都成为窗外的一道道风景,一天听不到这些吆喝声,总感觉生活中少了些什么……

心灵随感

张学飞

有时,我们的心就像长满了荒草的院子。所以,需要定期找出属于自己的方式去清扫,这种方式可以是沉默,可以是静坐,可以是奔跑,也可以是远行……

有些事物因为不曾真的拥有,所以才会成为心中的一份渴望,乃至因此而执念一生。譬如,这每一天的遇见,遇见山时,山极美;遇见水时,水极清;遇见花时,花含笑;遇见人时,人极善。人在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期待和默许的领域,那领域也许就是你心中的一片净土。

我喜欢高原,向往高原,刚步入军营时,就被《青藏高原》那首歌曲所吸引,所震撼。雪域高原那巍峨的雪山、俊美的牧场、肥美的牦牛……因为水草美,高原的牛羊更美,牦牛更俊,它们才是高原真正的主人。在雪域高原穿行,绝不会像荒漠那样令人无望,高原总是让人充满希望和期待,因为下一个山头总有不一样的惊喜,看山顶与白云的缠绵,看飞鸟与蓝天的映衬,人与自然是如此的和谐。每一处都有它独特的美和别样的风格。

人们想去的地方,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谈及诗和远方,何为远方?其实远方一直驻扎在我们心灵深处,它是我们心中的一片净土,是属于我们心灵深处的一块领域,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你去哪儿,远方就在哪儿。

这夜多美啊!霓虹在雨中闪闪发光,冬雨落在我头上轻吻着我的额头,酒后的我情绪高涨,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寒风阵阵袭来,冷雨中我看到了一个骑着三轮车、六十多岁的大哥,为了生活还在奔波。代驾的工作人员冒雨骑着电动车在辛勤地忙碌着。有多少打工人,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数不尽的责任和日复一日的劳作。

城市的繁华和独特的魅力不在车水马龙的道路,而在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和流着汗水的打拼中。他们是我们城市的主人,他们是我们城市最美的音符。

我听到夜晚脚步低沉的声音,那是我穿着军用皮鞋溅起水花发出的声音。与好友小聚,雨中归来,千丝万缕的情愫在心头呼啸而出,像我服役多年的那个三面环海的岛城的海风呼呼作响……

我知道,一切美好都难抵长夜漫漫,难抵故人依旧。在心灵深处,我深信,你就在我身边,从不曾离开。



闲云野鹤 江鸿作

冬日炭火

朱辉

小时候在上海,即便冬令进补的时节,吃得很清淡。临近过年,偶尔能吃上暖锅,感觉就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相比后来在内地吃过的各种火锅,暖锅“袖珍”得多。体积小就不大,下面烧炭的炉膛占了很大空间,中间还是空心的,作为烟囱。一个暖锅里实在装不了多少内容,上海人胃口小,一家四五个人一餐还吃不完一锅。若在内地,不够两个人吃的。

如今回想起来,暖锅里都有些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但红红的炭火,依然飘荡在记忆里,很温暖的感觉。当年我就是边吃边看炉膛里燃烧的炭,不时自告奋勇去拨一下,让它们充分燃烧,姑娘说我是找机会“合法”玩火。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了内地,和上海一样,冬天大多数人家的取暖神器是煤球炉子。为了不让煤球烧得太快,炉子下面的通风口盖着,那一点微弱炉火散发出的热量着实有限,只有将手脚放在炉子上,才有那么一点点暖意。

那时我有个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冬天客厅里常放着一个大火盆,里面是烧得通红的板炭,半间屋子都被烘得暖暖的。于是我经常去他们家串门,为的是蹭着烤火。“板炭自由”是我向往过的一种“自由”,回想那时为什么大多数城市家庭享受不起?可能因为板炭长时间烧有点贵。虽然“温饱”二字,“温”排在前面,然而经济不宽裕的年代,“民以食为天”。有限的收入首先保障吃饱,往

往挤不出更多的钱用于保暖。

到了90年代中期,我终于实现了“板炭自由”。那时我在三峡工地附近工作,每到冬季,经营部大厅里整日放着大火盆,里面的炭堆得高高的。当地属于山区,板炭不贵,何况可以报销。

后来回到省城,渐渐接触不到炭了。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街上烤羊肉串的炭炉都换成了电炉。几年前,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买到这种古老的燃料了。

去年冬天,岳父从网上淘来一些板炭,分了一部分给我们。他说试着用于烤火,计算下来比开空调节省20%的费用。这个节约幅度不够吸引人,但怀旧情结让我决定试试。结果第一晚就差点出大事,虽然卧室门开着,夜起时仍一阵

晕眩,几乎站立不稳。趴在狗窝里的狗,呕吐了一地。我连忙打开窗户,叫醒妻子,她也已经头晕目眩。若不是我前列腺不好,有起夜的习惯,也许我们一家昏昏沉沉中就被团灭了。

第二天赶紧将教训扩散到朋友圈,提醒大家注意不能再板炭烤火。分析起来,今时不同往日,卧室面积普遍比较小而且空高不足,门窗又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四处漏风,室内一氧化碳浓度极易超标。

想想或许因为当年都曾烤不起板炭,岳父和我才会“报复性”地想去消费。有些曾经的好东西还是让它们留在记忆里吧,它们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运河风景美如画

新安小学新区分校三(13)班 杨越涵

大运河百里画廊,东起淮安船闸,经里运河、京杭运河至五河口,向南经二河、洪泽湖大堤……我们生活在美景如画的大运河边,吃着洪泽湖边的大闸蟹和小鱼锅贴。一次,老师突然让我回答“大运河为何能称作画廊”,我伸手擦干嘴角流的哈喇子,回答得语无伦次,课后我决定抽空到运河边,寻找答案。

妈妈说,淮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淮安运河风光秀美,是历史上的漕运枢纽、盐运要冲,驻有漕运总督府、江南河道总督府,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是淮扬菜、江淮流域古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妈妈还说起清代学识渊博的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必来淮安河下,欣赏如画美景,品尝美食。一次,乾隆皇

帝来到河下,途径一家小饭馆。一位小姑娘率先出了上联:“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乾隆皇帝苦苦思索不得下联,至今已300余年,下联仍无人能对。

周末,我早早的完成家庭作业,与妈妈来到离家最近的里运河。初秋时节的里运河,别有一番景象,天空高远湛蓝、河岸边绿树成荫、飞鸟成群,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有一朵朵不知名的小花,簇拥成团,像课后嬉笑玩耍、活泼灵动的小朋友们。那潺潺流动的运河水,微波荡漾,像天宫里舞动身姿的曼妙仙女,甚是妖娆。水草比起对岸的鲜花,我心中更爱鲜花,便跑到对面的一片花海,眯起脚尖,闭上眼睛对着一树繁花深吸一口气。呀!那香味已经

渗透了我的身体,我瞬间变成香孩子啦,刚想伸手去摘一朵递给妈妈闻闻,脑子里忽然想到“茵茵绿草,请君爱怜”这句话。小花朵也是有生命的,我不摘它了。随后,我们沿着河道继续往前走。哇!不远处有位爷爷在垂钓,我立马小步跑上前瞧个究竟。谁知就在我小跑的路上,那位爷爷猛地拉上钓竿,鱼饵被吃了精光,鱼钩上空空如也,那位爷爷继续聚精会神的垂钓。我忽然想起学过的一首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不远处静静看着。

有轨电车也是沿岸流动的风景。妈妈指着路边竖立的淮安三大名著的大标识牌说,淮安历史上名人辈出,生

长在淮安大运河畔的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分别撰写《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大著作,如今家喻户晓、享誉中外;妈妈还说起淮安的爱国名将、宋朝著名的抗金女英雄梁红玉,嘉庆三十七年抗击倭寇的状元沈坤,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的将领关天培……我忽而为淮安历史的人文轶事、名人将士肃然起敬,我为生在淮安而自豪!

眼看天色逐渐暗沉,夕阳也收起了最后一缕余晖。今天的运河之行,让我深深明白,大运河被称为百里画廊,里运河边的鸟语花香、悠悠碧水,正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呀!

我一定要学好本领,将来也要像这些名人将士一样回报家乡,报效祖国!

我的家乡平桥镇王沟村位于苏北平原大运河东岸的二支堆南侧。每次目睹运河堤旁成片的意杨林和时隐时现的水杉树,总勾起我对家乡泡桐树的深深思念。

孩提时我经常随母亲到邻近的外公家去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公家门前长着一棵泡桐树,树的主干约有5米高,我外公曾张开双臂去抱这棵树,可两手怎么也合拢不起来,可见树干是多么的粗壮。每到春天,蔓延的枝条开满了紫色的喇叭花朵,一阵微风吹过,散发出淡雅的清香;盛夏时节,茂密的叶子平展宽大,整棵树就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我时常在下面纳凉。有一对喜鹊在上面搭起了窝,它们忽而在空中盘旋,忽而在窝边张望,发出“喳——喳”的叫声,似乎在说它们才是这个鸟窝的“主人”。

出于好奇,我趁着喜鹊外出觅食的机会,试着爬到这棵树上看看究竟,可由于树皮平滑,我总有一种有力使不上感觉,只好“望树兴叹”。和我同龄但我小月份的瘦猴子,人称“二飞机”,由于营养不良,长得像个瘦猴子似的,只见他朝我诡异一笑,就像在树上走路一样,不费什么力气,一会儿就蹿上了树梢。他朝着喜鹊窝张望了一番,还在树上朝我喊着“窝里有蛋、窝里有蛋”。我在树下也朝他喊着“喜鹊窝不能动,当心喜鹊回来找你报仇”。于是他便在喜鹊窝附近的枝丫上斜着身子一躺,悠闲地看着树上的风景。当他听到树下卖麦芽糖的摇鼓铃声时,便溜一下从树上沿着树干轻松滑下,直奔卖麦芽糖的方向而去,我也跟在他后面一路奔跑着。

待到晚上外公干活回来,我便将白天“二飞机”爬泡桐树的事讲给他老人家听,惹得他老人家哈哈大笑。他说这棵树是他三年前的春上从“三官殿”集市上花二角钱买来的树根长出的,从未浇过水、施过肥,长得如今这般模样,纯粹是靠自身的生长能力和阳光雨露。言语间外公流露着一份自豪和对泡桐树的赞美,更让我对泡桐树产生了爱慕与向往。

也许受到外公家这棵泡桐树的影响,到了我上小学时,父亲在自家庭院内一次就种上了三棵泡桐,靠南的两棵由于挨得较近,其中一棵总是压着另一棵生长,靠北的一棵也较着劲儿地往上蹿。到了第二年,最靠南的一棵颇有外公家中的那棵树的姿态,树干长得又高又粗,紧挨着它的一棵由于受它的“欺负”,缺少了光照与水分,明显矮小了一大截。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夏日里,这棵小树随着一道闪电应声被拦腰折断,父亲便用锯子锯掉了树根上面的部分,可没过多久,这棵小树的树根又冒出了新芽长出了新枝,开始了它生命的第二次“冲锋”。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学习了一篇课文名叫《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文中讲述了60年代初,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种植泡桐作为生态防护林抗击风沙的先进事迹。自此,我对泡桐的印象逐渐清晰,对泡桐的喜悦更加执着,同时也对泡桐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情愫。每当我闻着家乡的泡桐花香,看着家乡一棵棵、一排排、一行的泡桐树,就时常联想起千里之外的豫东大地——沙丘、“焦桐”、良田、绿洲,还有深扎于人们心窝的焦裕禄精神。

1980年,随着物质条件的好转,我家在二支堆旁建起了瓦房,门前长着一排水杉树。我带着疑问问父亲为什么不长泡桐,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向我耐心解释道,生产队要求更新树种,水杉树木质坚硬,虽然成长期较慢,但可以做上等的家俱以及作为建房的房梁用。听完父亲的这番话,我的内心充斥着失望与无奈。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很少看到泡桐树的英姿。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家乡种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更迭,但我与泡桐结下的挥之不去的情缘,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

泡桐,这个让我留下美好童年回忆的树种,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它虽然没有杨柳的婆娑,青松的挺拔,可它蕴藏着独特的乡土气息和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它曾经的“辉煌”,不仅解决了物质匮乏年代木材供应的紧缺问题,也改变了一方水土的生态环境。它的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无论遇到何种困难、抑或失败,也要从头再来,重新开始,奋力向前、向上……

接生婆老太

丁文书

单位有200多人,且女同志居多,所以经常会听到年轻的女同事请假生产的消息,于是,我也会时常想起家乡的接生婆老太。

老太个子不高,三寸金莲,满头银丝挽在脑后盘成发髻,即使没有阳光,头发也总是亮闪闪的。老太做事利索,是村里村外有名的接生婆。那时候村里条件差,来请老太去接生的基本上都是步行,遇着急的、路远的,老太便会迈开脚,小跑着跟在人家后面。老太接生手艺好,从没听说失手过,即使遇到再难产的,老太也能顺利接生。老太人好,她的微笑总不知疲倦地挂在脸上,人们见她也总是笑脸相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农村人生小孩,没有几个去医院的,大多数就在家生产。因此,我的父辈、我这一辈的好多人都是老太接生的。接生几百次、上千次,从没听人抱怨过老太。

老太每个月都会有几个外出接生的日子,那也是我最有盼头、最为开心的时候,只要人家生了男孩,老太忙完回家总会把一两个甚至更多的红鸡蛋悄悄送到我家。在那物质较为匮乏的年代,能吃到鸡蛋,真是天大的惊喜。一天傍晚,我们全家正吃着晚饭,老太爷“例行公事”似的走进我家。老太爷不大做家务,吃完饭总喜欢到我家串门,和我父亲说说闲话,唠唠家常。刚坐下,他自言自语道:“昨天晚上孩子老太去东风(隔壁村)帮姚家接生,直到中午才回来。大半夜凉气太重,她感冒发热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咳嗽呢!”话没说完,老太爷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鸡蛋送到我的面前,又说道,“哎,也真是难为你老太了!”

老太不是我的亲老太,但对我确实是好。在年龄相仿的伙伴里,我无论智力、长相都不出众,但老太非常喜欢我。只要看到我,老太就会摸着我的头夸奖说:“你看人家小四子(我在我家男孩中排行第四)长得俊,人品好,学习成绩也好,这个伢子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时候,我只能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傻笑着。小小学龄的我也曾暗下决心要好学习,但几十年前的农村孩子学习上没有一点压力,家长们只希望自家的孩子能活蹦乱跳、健康长大就行,对我们的学习没抱任何希望。于是,我偶尔端了小桌子、小凳子坐在家门口抄写几个生字或词语,就会得到邻居们的一次次夸奖,尤其是老太看我的眼神也显得更加怜爱了。或许是因为经常得到老太鼓励的原因,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起来,在左邻右舍几个伙伴里,我更是名列前茅。再后来,我上了中学,读了师范,进城参加工作。遗憾的是,老太都没能看到过。要是老人家亲眼看到这一切,还不知道要高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老太快八十岁的时候,大儿子因病去世。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她伤心过度,成天坐在草屋前的凳子上很少言语,眼睛里总含着泪水,时间不长便离开了人世。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大家在我家东侧,隔着一户人家,两间面南的草屋,旁边还连着一间更小的灶房。

童年的物质生活是匮乏的,但因为有了许多像老太这样的长辈关心,我那幼小的心灵世界无疑是充实的。他们怜爱的眼神、一句句有些夸张的鼓励,在我头上一次次轻柔的抚摸,让我童年的记忆少了苦涩,激荡起对温馨与美好生活的向往。